槖菴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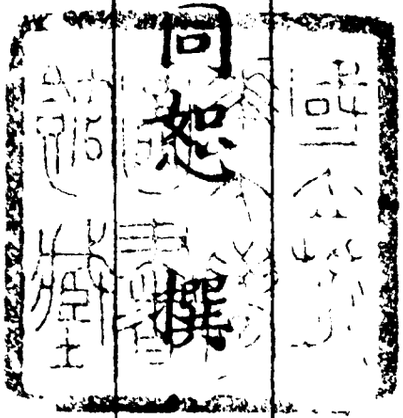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進表集卷上

上謚君書

元 同恕撰



右臣平正用其所學本義大夫太子左贊善臣同恕謹
冰識曰臣性識愚闇僻處遐方
[illegible]逐罪以不輕抵國憲非
[illegible]有奇材異能可知於人加以積年日病數尺之內不辨

物色以故跧伏窮巷甘守愚分不謂虛名上黷朝聽致
使殿下正位青宮之日慎簡僚屬下及愚賤聞命驚惶
罔知所措私自計度君命再至猶以審分為辭廢義之
罪不既大乎若其真見朽木糞牆之實亦將不雕朽矣
是以冒昧此來欲一仰望清光澼臣愚懇必不使玷污
華班以貽宮府之辱然臣思所以報殿下者固不容嘿
也是用摭取古義敢獻其愚伏惟赦其狂妄少賜省覽
臣聞古者立元嗣之教行元嗣之法載于禮記文王世

子篇詳備無遺矣後代因時著義隨事納諫者亦不出此是篇首言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暮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蓋為子止于孝論德者以是為先修德者以是為本此問安視膳所以為太子之職也況今殿下始被恩旨叅總萬幾聖上以社稷人民教殿下矣事體之重孰有加于此者固宜朝夕過宮問安之餘和

色柔聲具事之可否利害詳問熟稟期于至當則聖情可得而親見聖語可得而親聞慈孝之和洋溢中外嫌疑何自而生間言何自而入孔子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政此時矣此臣所欲獻者一禮記又言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夫太子天下之本王業之基其素教預養俾慎修於始者不容不如是也而慎修之道推其極不過曰恭敬而已恭敬者何非法不言之謂也非禮不動

之謂也蓋恭敬則心收斂收斂則日進於明明則萬理得矣不恭敬則心放肆放肆則日入於昏昏則萬事失矣殿下睿德天成動中矩度方機政之與聞乃勞神之伊始人之誠僞至難知也事之得失至難審也宜進宮臣之忠實聽話言之裨益使吾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取舍不違乎天則上可以慰悦聖心下可以允愜民望百司庶府不嚴而治矣先儒言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傳恭者蓋如此也此臣所欲

獻者二臣又聞作和羹者須鹽梅作酒醴者須麴蘗而左右羽翼者君德之所以成也今殿下仁孝明哲之姿恭敬温文之德至性自然不假勉諭天下之人聞而知之孰不懽忻愛戴謂上天所以錫我皇元永永無疆之福者如此其大吾屬益安樂矣此可見殿下感德之感人心之應也抑臣之愚謂殿下金精玉粹固可必其終始如一然左右前後將順其美者或不盡其方亦恐德之孤立也竊願殿下得貴戚勳舊之臣敦厚忠謹者日

以聖祖神宗大訓大政誦讀開曉殿下知祖宗所以維持天下能守其家法也又得端良博古之士於世祖所賜裕皇諸經及今殿下受聖上所賜尚書政要等書或三日或五日講說其義殿下知言行有法鑒於先王成憲也善乎賈誼之言曰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其潛扶默助積濡累潤

者所繫豈不重且要歟此臣所欲獻者三夫孝也敬也所以修之於內也左右羽翼所以修之於外也內外交修聖功之成不難矣殿下得斂心於兩宮播令譽於萬姓重離之光增華宗社豈特愚臣之願實天下之至願也螻蟻纖微感激恩遇干瀆威崇罪當萬死下情不勝戰汗隕越之至臣恕謹獻

答王茂先經歷論喪服書

一別逾年曷勝嚮仰伏聞太夫人奄棄榮養執事奔走

還家不得遠致吊慰徒有悵惋為罪為罪令弟来承手
教隆問喪服變除之節非誠孝所發安有用心至此者
但某於禮學甚疎闕於詳考晦菴家禮亦只以温公書
儀為據小祥條内注云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今人無
受服及練服故家禮亦不言練服制度今士大夫家一
遵家禮小祥但以稍細熟布改為一冠去首絰衰服則
去負版辟領衰如此而已首絰一除無服再用蓋去古
已遠豈能一一盡如禮經晦菴亦酌古今之宜而用之

耳鄙見如此幸更詳之執事孝心無窮而禮制有限今小祥矣惟痛自裁抑節哀順變以繼述之大自念

跋

跋周益公辭翰

勳業文章各致身精神未易寫丹青八朝二百年間事付與丞明著作廷此軸距今一百一十四年藏憲僉郝君和甫家偶讀益公集見此詩題下注云乙卯三月三日是又後誠齋一歲矣當世題識所亡失者計不止此

惜哉謹録而歸之大德辛丑五月朔日書

跋勤齋祭雷孝述文後

雷適孝述故太傅府經歷君之孫今仲介父之子嘗以後其世父伯靜先生者也先生講道家庭德譽流播士大夫許以今之程伯子時恕以里中諸生且辱與先生季弟季正父游間亦獲坐席末見孝述方六七歲危坐先生側誦書歷落如成人心竊奇之季正又謂予是兒未能言家兄試以之曰等十餘字教之他日復問皆指

示不忘其後從勤齋蕭公學先生歿矣勤齋每愛其端慧且歸城南別業猶切切言遺生使人不能忘懷時年甫成童也孝述自是侍學季父間就予論說經義嘗賦鴈詩沙磧氷霜信江鄉稻黍謀數行雲外影孤響月中愁細蓼霞翻渚柔蘆雪滿洲年年南北路日日網羅憂予喜問孝述亦嘗習此乎孝述曰父師以學未知方不令操筆私心亦欲稍知文字從違竊試課之予益歎孝述資稟美異積學勤篤斯致遠之器也方是期之孝述

不幸死矣每道恨惜以厲兒輩學後十五年仲介出其先經歷君手書孝述十六歲時詩并勤齋公跋語祭文泣請叙其右予因悟先鴈詩之歲已用心如此益深孝述不幸之惜也廼備述始末而告之曰戴天履地人不可數計也其類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而夭人曰不幸小人而壽人曰幸免是氣無一之或齊理則萬世不易也今孝述生有懿質方駸駸乎聖賢軌轍斯君子矣又得當世師儒若勤齋公者樂教其生痛哭其死則今

日之不幸視昔賢之不幸類也其視汎然而生汎然而死無益於多寡之數者不既壽矣乎然則仲仝父又奚以悲為也抑經歷君之書此末又詳識歲月蓋不惟喜其能道此語亦欲使為孝述弟若子者時一捧玩恨年齡之既往慚世業之莫修警省憤發有以自勉云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同恕識

跋畢御史贊詩後

秦城畢君廷傑性孝天至由親及疎無間言國家恢弘

孝治既已表厥宅里即授官忠翊起監洋州于以風示天下之為子者皆得如忠翊也而忠翊在職果能移所以事親者事君青天白日之為心和風甘雨之為政與元尹山木公贊而詩之殆表安之異魯恭梁統之禮孔奮歟韓文公有言愈少從事于文學見有忠于君孝于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乎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皇慶改元春二月既望同恕謹題

跋聖哲圖後

此弟子從夫子陳蔡時也聖門高弟若十人者自得之優固為拔萃然史所記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則宜以哲稱者不猶多乎故明道程氏謂曾子傳道而不與十哲世俗論也雪谿之為此首貌曾子於聖人之後豈亦以斯言為然歟延祐己未九月二十七日同恕盥手再拜敬識其後

跋南士蘇明德詩後

詩言志盛治之世教化洽人心正形於言者類皆敦厚

和平理精義密所以培植彝倫綱紀風俗功用不淺此律一變興觀羣怨之旨披沙揀金矣今觀明德諸作山程水驛雲瞻月睹無一念不在父母桑梓可謂得情性之正使其辭未達固將取之以勸善況有典有則如此哉明德深醇端亮學有本原清廟生民進吾往也至治三年清明同恕書

跋蕭勤齋贈學者詩後

昔人年德位俱優淇澳賓筵苦自修學至百年寧有厭

勉哉三十六春秋此勤齋先生書以示學者之詩所授何人今不可知閱鄉士子何原大本嘗受業魯齋書院得之於知識間軸為寶玩不以廢惰可謂能自得師矣嗚呼先生以睿聖武公之所事期後學仁心之用為何如也大本其敬守之至治三年六月十八日同恕拜手書

跋王山木辭翰

山木老人清新俊逸之言沉着痛快之筆可以追蹤古

人遺範後學寶而藏之宜矣哉至治癸亥秋七月吉日
同恕書

跋李仲淵所譔劉簡州墓銘

唐元魯山墓碑李華製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號四絶若簡州瓌奇卓偉之蹟肅政雄深雅健之文事辭彬彬于以信今而行後無疑也不謂之二絶而何哉泰定三年春二月望日同恕識

跋劉參政登岱華二詩後

參政濼源先生道醇德懿措諸事業有體有用既已追配前修而辭學之妙清雄典重若三代彝器見者知為宗廟自然之寶殆非世俗匠手可得而巧拙也頃蒙不鄙示以岱華兩嶽古律詩捧讀再三使人如對越峻極毛髮森聳恨不得攝衣以從其後于以見公包含弘大之量焉于以見公處恭寅畏之心焉于以見公經營四方之力焉于以見公憂國顧年之忠焉聖人謂詩可以興可以觀信矣哉泰定丙寅秋七月吉日同恕敬題

跋射鴈圖後

予讀鄉射禮言見古先哲王思深慮遠其於人材豫培素養使其賢足以立德行道能足以應務適變有用於世無愧於生法數品節之周至於如此故射雖六藝之一而與禮樂相資以成始相待以成終者獨取重於此焉自其始生懸弧矢蓋曰男子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成童則教以射貢士則試射至其釋祭則又以中之多少進退之為諸侯為卿為大夫皆前日之數與於祭

者射乎射乎可易視乎是藝也必莊敬以立其志專精以致其功君子而仁者然後能之孔子嘗曰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謂可以觀德者信矣國家文武並用弓矢之教同符古先人才偉特優於用世庸流常品殆不敢議其彷彿也友人憲僉薛侯君英持此圖相示乃今西臺監察御史鼎新劉公居河東憲司照磨日會遊獵休假公以一矢墮蜚鴈二衆譁呼駭異謂公巧力俱全心手冥合世所未有相與圖其所見以為游藝者之勸

嗚呼但見公之外而不察其内得公之文而不詢其本
蓋公以玉淵珠穴之秀悦周公仲尼之學存心以仁制
事以義成德君子也跡其設施公平正大之體剛柔緩
急之用毫釐分寸無一不中其節雖古名御史莫之或
先省括于度特以見公之克勤小物豈與夫甘生養叔
輩較短量長哉為侯為卿仁義以籌庶政步武間耳致
和改元夏四月乙卯題在左方

跋止軒先生辭翰

恕年十六七時先生来關中寓几杖元都觀恕往拜之先生以故人子諭誨勤懇至再至三授以清暉亭賦草長安懷樂府書於方丈壁間仍命讀之為説字音變例恍然如對祥雲麗日也俯仰之間六十年矣今觀此卷賦及樂府皆在墨妙中先生東歸道出韋懷時所書也朱文公言半山老人詞旨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先生游藝灑落如此見之者謂斯言當屬之誰邪胡君之子权亨固求跋語小子愚鄙何足以知感念疇

昔豈勝慨嘆敢拜手稽首為識諸別紙云至順改元冬至日同恕書

槩菴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榘菴集卷五　元　同恕　撰

說

伯順御史松壑說

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其類有四曰飛潛動植四者之中各有天地英秀之氣間值以成形故其精神相流動相感通有不期然而然者類殊而生同也植物有松所謂間氣之值而非衆木所可班蓋春榮夏茂秋實冬枯

木之常也或資腴壤以厚其培或託沮洳以豐其澤遠不數十年而枝摧幹裂人已興薪樵之念矣何顧惜之足云松則異於是不根於原隰衍沃之間而危峯絶壑之是踞沈浸乎風雲厭飫乎霜雪其取之天地浩然者不既多矣乎磊磊落落挺百尋而直上蒼蒼鬱鬱貫千歲而不改貞心勁質長材大器王者之堂不構則已構則其舍諸是以聖如孔子稱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達如蒙莊氏亦曰受命之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

青青歷世以來豪傷邁往之士莫不樹為表儀發為歌詠以著其觀瞻愛悅之意此豈松所能為哉生之所同然者也伯順御史公寓名松壑豈亦氣機之動於中歟公生長名門服習忠孝剛方而達事通朗而好學試之民庸則已興歌別駕矣朝廷謂不可小知也擢置六察以肅西臺風矩之嚴言議之正凜凜乎縉紳觀聽者三年于茲得賦之異如此固宜神會物理以涵其用異時登材具瞻使國威增重泰山四維真能言之棟樑也松一

物耳其所負荷顧可同日語耶人將曰公不負松而松負公至治壬戌六月辛巳同恕書

銘

力本齋銘

木則有根水則有源由性之善受名曰人封之植之月異歲新疏之濬之毋俾汨湮譬如農夫是播是耘崇墉之薾以對其勤澡智浴義帶禮依仁循循勉勉願樂可臻正父名齋以警惰昏勇貴能用先民有云

行狀

竇周臣先生行狀

先生姓竇氏諱繼祖字周臣世家京兆高王父興曾王父公明皆滅跡藏用王父璋金明昌間自進士登高第調主邠州新平簿遷蘭州龕谷令鄜州節度判官入為尚書戶部管勾加奉直大夫德氣粹然鄉邦畏慕皇考王力學有聞娶李氏生二子先生其伯也以泰和三年二月十六日生幼時讀書即知向嗜少長從鄉先生張

國寶學堅苦自勵既猶以為未至於是歷走當代名公之門如浩然王先生郎中蘇先生奉事彌謹二公嘉其篤實樂為啟迪故先生之學問視他人為有得也正大末京兆浩穰迫徙洛陽居歲餘京城不守先生乃徇衆出降渠帥盡驅以北過太行先生紿以採拾遂脫身南走至平陽隱居教授者且數年癸卯春太傅耶律公行省陝右道過先生以儒者見與語悅之遂拉西還仍授館請教諸子以故復得名於鄉邑先生資稟純直寡言

笑諸經靡所不讀尤潛心於書雖家事叢脞未嘗一日去手教諸子嚴而有法盛寒大暑諸子夜誦必身莅之率至三鼓平生居處服用聞者苦之而先生終身坦夷畧不介意嘗曰願吾子孫勤力經史悉心孝弟天之福我也亦厚矣富貴貧賤蓋有命焉豈智力之可移哉其安分寡欲落落如此不幸感風疾且病時召諸子具衣冠戒以雍睦末曰吾家世為儒異端之學絶所不道汝等誠有愛親之心大事其一從禮良久乃卒年七十有

六至元戊寅正月十有四日也娶朱氏先亡再娶尹氏亦亡俱無子今處室者為逮氏生六子汝賢汝良汝舟汝楫汝霖汝礪良舟皆先卒孫男十人女三人汝賢等將以三月五日窆先生於長安縣七家里先塋之北泣謂友人同甫曰汝賢與子所謂世契者先君行事之實子其悉知盍為汝賢狀之以勾銘於當世賢者非故為張大以求知於人姑以識汝賢等追思之情耳其竊惟先生與大人居同里閈學同研席相愛之心老而彌篤

其之朴魯亦嘗蒙提耳之誨其何敢辭姑次第其修已之大經惟高明擇焉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狀

雷經歷行狀

謹案雷氏繇經歷君而上六世祖諱彰自馮翊中雷村塔於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東張尹姚氏始為河東人嘗謂子孫曰遠祖自豫章徙馮翊碩學長德聲烈書於信史若曹其識之及病且終遺令曰生不及養親死不獲祔先塋有遺憾於九泉矣葬我必西首無易吾意今

塋兆南向西首從治命也五世祖愿高祖信曾祖豫祖時饒於財樂賑人之窮急不惑方術言嘗築後垣人以歲君所直禍不可測不聽功半而摧言者譁然因踞胡床於下躬視役作終堵乃罷後亦無他父諱思齊字希賢遂儒學篤於踐履化行於鄉訟者往往求質或未至而返治家以樸素率下冬一紙帳夏坐大樹下課子弟耕鉏讀書唯知有恩禮不較利多寡故族里內外舉欣欣也歲饑麥將熟率童僕行田見竊刈者數輩輒趣還

避之人問其故曰彼皆良家子以饑甚不顧盜竊之名以求生也未能食之忍辱之乎所為文兵後散失今存者塔墓石刻數篇而已妣張氏生二子長震威次即經歷府君諱震通字伯達以金明昌四年癸丑歲二月十七日丑時生生十六年而孤服闋娶同郡胡氏長女未幾調南北兵使者發卒河中急甚其兄與君爭往曰弟幼為老母所憐且以次某當行君曰某愚不能生產作業兄往則誰使養母某足能從事議久不決使者始未

信既則疑詞左右得其情乃謂諸君曰吾視少者居行皆不可即拿長者此媪必無全理吾欲姑置之而請於上汝曹將謂我私此家也奈何皆曰此家令聞有素公若釋之誰忍為異言者使者委之而去竟獲免明年其兄震威卒時蝗旱餓殍滿野壯者死鋒鏑老弱困轉輸堡壁晝閉墟無炊煙君外應繇役內奉老母保護鄉閭皆賴以安己卯六月丁母夫人憂天兵南下與衆入峪南西堡避兵或紿之曰府中吏民盡走關西不我顧矣

衆大懼相謂曰我等烏合於此不有統屬何以集事共推君為都統得軍三百餘謹教條蓄財穀完吏農力諭富室出粟佐軍募貧者給其衣食為游兵伺非常居數月一卒扣壁門曰我邑人某先降者來語若輩明旦大軍且至能以壺漿相迓保無虞也衆視不敵各分散逃匿君與族里數十人伏地室中俄數百騎至詗知有伏積薪其上呼曰不出且著火趣之甚急衆恐見誅議出降未幾斷事官耶律公辟授經歷公即濮公猶子濮公

嘗子之者後奉使陝西驛過河中拜掃先塋經界田宅置親戚守衛之至長安初壬辰之破許州也君俘獲王生善遇之生有疾使二兵輦以行至懷病不可與俱留於旅分囊金而去後絶不相聞者十年至是行省田公節鎮陝西公置酒大會起捧觴言曰吾客有王生者善琴律頗涉書史吾且友之生常言往在軍困死者數矣為君所俘生死肉骨深恩久未報奈何君能釋請以數人贖之因呼生出拜君驚喜曰與生久不相聞吾以為

託非其人不能全生也豈期復遇於此耶生感泣君亦泣顧謂田公曰王生僕故人處公門勝在僕多矣奚以人易為哉政可著儒籍中耳樂飲而罷王生後以琴進朝列官數子亦官達云西遷至臨晉始遇其姑表姊於兵後適疽發於背試諸方不驗其一僕素名知醫云某能療之投之藥輒效乃留其僕而去從耶律公北覲因命公大較天下錢穀開府燕都公奏與君俱君辭公強之不得欲奏之君曰今欲某行非以觀美求集事也苟

言不見從雖行何益公問其故對曰今典章未備豪族悍將不蹈軌轍朘民膏血賂權倖以自安聞此舉爭竭力而求若能自刻礪修潔他日或可自明不然雖使其殞越軀命無益明公之傾危也公矍然曰吾能為之遂偕至京師諸侯藩將率僚吏輦圖籍金帛不可勝紀公視事之日懸示紀綱以刑賞謁拜於邸第者皆辭不見秋毫莫取內外肅然官給廩餼悉以還之出私帑以給僚屬不足則立券以稱貸於人掾吏畏之莫不自勵

未幾憲宗皇帝即位歸之居官奉使越職貪殘者皆坐誅怨家以飛語誣公召詰行在所考覈罪無所得尋貰出之公由是益親信君明年壬子八月疾輒不食盥沐衣冠問何時矣安坐而逝享年六十時廿六日也配胡氏卒再娶高氏子三人長守義前太傅府知事次守禮皆胡氏出次守信江西行省掾高出也女四人適賀欽楊某劉某楊某孫男七人復介世忠恒益觀天澤女適安謚中統二年某月日知事君護柩還葬於河中先塋

之西南君神觀修整辭氣樂易讀書不事章句尤篤於倫理嘗逵田知事君時幼當戶而嬉君抱持之拜其母於堂上母怒不食曰別久方還抱兒而後拜母乎跪謝良久乃免嘗小忤於族兄銜之一日君自外歸拜於床下其兄忽袖出巨杖擊之後陰雨即臂痛終身無怨懟意其兄早世一子甫一歲君取鞠養崎嶇兵中逾於所生人不知為姪也居處清肅妻子若見嚴君終身未嘗同几案食嘗令知事君他適及暮歸大雪及命門外語

未畢聞君鼻息聲不去君久乃寤問曰汝尚在耶其嚴如此公退常有胥史輩來習法令書數所親或謂之曰君子孫秀敏者多獨不可以此教之乎君慨然曰吾所以為此者負初心勉為之耳使兒輩力田學書足矣其愛人利物之心猶饑渴之於飲食常自誓以聚親戚活人為心兵興親知之相失者皆籍其姓名以自隨所至推訪將死者活之逃者追之俘者贖之北還時薦饑大疫斗米白金十八兩君與之共起居甘苦視藥餌皆免

於難既而以時昏聘為植産業其子孫迄今賴之嘗閱其籍曰得者過半矣手澤今存焉君之父昆季七人兵後皆散失求訪得六族其一無聞近知事君聞其後裔為太原右族所俘亟命其子親往求得之與之緡錢贖於太原民家君從軍多奇策論功未嘗出諸口賞賜悉與士卒居官清儉勤敏始終如一常徒步視事公府值雨或披蓑以歸數篋財用謹出納簿籍歷歷明甚故兩公益愛厚之御下嚴而不苛寛而不弛隨材任使得其所

長故其生也敬之如神明其沒也喪之如父母今幾何年矣建事者語及猶欷歔流涕愈久而不忘也君嘗曰吾自癸卯屐轉兵間四十餘年跋涉數萬里冒矢石歷險阻饑凍無俾獲玉帛以傳於後但得骨肉近百口他活者以千萬計所以保殘軀家累於兵荒之餘者皆祖宗德澤深厚餘波之所及也子孫其毋忘之初知事君從君西征徙家關中以先塋限大河之險恐後日子孫不能反葬其處曰吾家故京兆人也乃別卜咸寧縣白

鹿鄉平里卒遂葬之其獲從君諸孫游皆才識卓越讀書克家師表關輔其季則列官顯要矣知事君無恙時入耳皆好音舉足為樂地歲時上壽秀眉丹頰偉然神仙中人燕歌趙舞之娛鸞脯豹胎之養子孫王謝嫺戚崔盧雍雍肅肅四氣之和備集其家監司郡守踵門謁賀而聞者莫不咨嗟歎賞謂近世鍾慶所未有也今仲介求次君行實吏考始終乃知積善所自傳言非在其身在其子孫信乎某輒不自揆謹撰次族系壽年居家

事上以備立言君子之採擇云大德二年七月望日狀

墓表

中書左右司郎中李公新阡表

延祐二年乙卯晉寧李用介吾友陰陽教授元君仁卿再拜愍言用來安西二十有八年矣歲舍癸丑始克相地咸寧縣洪固鄉鐵盧坳之原遷奉祖考雪谿府君而下凡再世十八喪葬以四月庚申伏念先祖脫死兵凶載名祿籍艱勤所就以覆露我後人者不概表見垂示

永久烏用有孫焉矧今宅兆為西遷始祖尤不可無徵於後私門重事孰加此者誠願託筆執事執事儻憐而許之用之責其塞矣孚則又拜予廼於禮之恭辭之確不得以不文謝乃受所持家記一篇按而述之公諱庭秀字君實世為太原文水人系出唐司徒忠烈公愔雖昭穆失譜遠有承傳曾大父言大父順父寬皆葬其縣神交鄉韓村至公始數名晉寧母張氏生二子公其伯也六歲而孤警敏異常兒母氏課讀書日熟數千言八

歲中金經童選明年母卒公痛二親棄之早也思以
立身揚名為報乃棄家依道宮專力舉業貞祐兵作河
東諸郡鞠為榛莽公亦轉徙南北以紓旦夕之命及再
家平陽年踰冠矣益從事文史以堅夙志帥府聞其才
辟主軍書從征累歲主帥由公言活俘獲無萬數以勞
擢陞經歷尋兼詳議左司勤審明練一府倚重中書胡
氏繇侍從行相府河東素熟公能即版授參議左右司
郎中佩金符歲辛卯也時官制未立皆從宜一切壬辰

以公見行闕奏改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佩金符仍初
悉心佐治機務之重同列有不得與者獨委公區畫始
終凡三見寵訓丁酉魚權本路徵收課稅副官戊戌陞
郎中提控左右司時公方四十已興懷止足後二年宣
差提領諸路課稅所以公廉悉著特授監榷平陽路徵
收課稅官即謝歸屏處閭里日與高人勝士為道腴義
悅之交賦詩酌酒更號吟醉散人見者莫測其際鄉先
生李明之張子顯為著畫贊歲乙卯九月廿有九日疾

終正寢壽五十有七配尉氏樊氏赫舍哩氏子男七人
思聰思敬揚州録事判官思忠思温思明思義用之考
也思問女六人長適雜造局宣差郝某次適副使喬某
次適高某次適汪君澤次早卒次適張秀孫男十二女
五曽孫男女十五公通敏修潔慈良信厚鍾秀五行眈
嗜載籍不輟寒暑使其當大寧之世優柔厭飫極欲所
為雖與古君子方駕並馳不多讓也遭罹變故奪生萬
死而能返吾初服推心力之餘以顯其親急流勇退遺安

後人斯亦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始公自為傳有曰無所屈於人足以為貴無所求於人足以為富又曰成人者自成也毀人者自毀也嗚呼此非苟於為言亦可以見公之胷懷本趣矣傳曰德遠而後興宜乎有耀自他孝孫起家首營松楸以厚本基天其或者殆將復其始也邪予故論次之如此俾揭諸墓左以為永永奉嘗者之鑒云

從仕郎李君墓表

君諱德玉字仲德姓李氏其先鄜州人祖諱某妣趙氏徙居晉寧父澤潤夫妣王氏再世潛光至君始家奉元築別墅于城南草場坡南宮村而勢軒豁延即其地規卜新塋遷奉祖考妣考妣四喪合葬如禮弟思温婦劉趙以序陪列門垣翼翼柏檜森森過者聳瞻君生資强明遇事破竹儀度瑰偉人謂冠玉初為泰州豐利鹽場管勾陞從仕郎解鹽司判官以故官轉懷安州鹽司判官三任皆有聲稱年三十六遂收蹟宦途從事丘園之

樂日與耆年宿德談笑相遇問從方外之士遊人有緩急輒圖拯之親戚貧乏月給薪米費獲免流離者數家草場坡通途歲久岐而為三高下洒削阪側不可行覆車前後相望人甚苦之君捐金募民相治南北為步六百餘迄成坦途又嘗募民塞城關孔道為霖潦積壞者凡三所率數十工役十餘日積歲十有三作車馬往來為利不貲嗚呼使君得究所用推濟人利物之心豈止如是而已哉延祐二年十月十二日以疾卒于正寢享

年六十五妻孫氏前卒再娶孫氏側室汲氏亦卒一女
年十三而夭卜以其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南宮新塋孫
氏汲氏祔焉惟君剛毅正直善者好之惡者不畏交游
推誠相與力扶其危面折其非人頗嚴憚之練達世務
議論多可採其才有用而其志不屑屑于貴勢盛年勇
退茲其為難能者非耶斂藏智畧以入家政祭祀豐潔
賓宴華盛一門之內訢訢肅肅恩威兼盡每歲生朝感
念劬勞即墓所修祀事未嘗置酒為樂給鰥寡孤獨錢

五百緡疾病約諸子錢家能還者止受其母貧則輒為
燬券其輕財重義類如此僕與君有姻族之好居又連
墻嘗推屋地丈餘以相壽蓋棺之託其忍辭諸乃為叙
次如右云

彭氏新塋石表

泰定二年秋八月建士彭炳元亮不遠六千里再來訪
予素冠素衣形悴色慘予驚問其故元亮拜且泣曰往
歲炳受命先君求學闕輔先生不鄙其愚收而教之及

歸覲省時先君棄養已三年矣遺言示炳計蓋離膝下纔兩月耳惡逆如此天地所不容然不敢即死猶忍毒須臾者兵亂以來四世之喪未葬炳實受其責僶俛謀地崇安縣南十里龍岡之南巷用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舉曾大父武夷翁妣江氏大父好古先生妣徐氏世父柳溪先生父里仁府君從兄弟柳溪之伯子季子八喪六封左昭右穆如中州法族葬之蓋先君治命也賴祖考之靈僅畢營奉則又惟念獲罪於前既不可贖我

祖考積仁累義澤霑子孫者使泯泯無聞於後豈不重有罪邪是用歷時涉月冒昧來此幸先生哀憐賜以石表之辭俾展省斯塋者永以為勸即出家世履行之狀授之予以元亮修潔善學孝思無窮固知先德垂統之令可標示久遠託諸老誄得非誤乎然不敢終辭也為掇其語而序之按彭氏五代時自光州徙居建寧之崇安家牒燬于兵莫詳所始武夷翁諱康叟生好古先生好古諱九萬字子遠文學氣節偉望一時有子五人長

柳溪先生諱桂子字達觀聰敏絶人幼時從其父在太學讀書强記一過輒不忘文行名庠序忠信稱鄉黨次里仁府君諱似孫字子如炳之考也天性孝友事其兄柳溪如事好古推仁擴義無間險夷宋亡之變人爭逃死山谷間鄰母屢墜險里仁屢負出之母曰子無以我故受禍終不忍棄去歲大疫至親猶不相過閭巷有盡室呻吟者里仁日至其家視粥藥所宜人得免死疾亦不相及蓋惻隱之發根乎純心其遇事而見者類皆衆

人所不肯為嗚呼異哉享年六十有四以延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初娶吳氏有子善善甫三歲俱失母間再娶嚴氏生三男長即炳也次祥讀書力家次夭女三人嚴氏勤明莊整里仁再家內職居多嘗戒其子曰而家世為士號稱盛族淪謝之餘獨汝兄弟與兄公之孫三人者在而不種學樹德以振起而家吾何汝望哉斯亦可謂能母矣且彭氏有家崇安歷數百年先世往往以賢德著鄉評讀書力學踐修人倫日用之實而蓄

休儲美以數遺後人者至矣遭罹兵燹里仁脫身百死克還舊貫收亡合散使彭氏之祀再傳教子義方使彭氏之學不墜非所謂原之深者其流長耶元亮佩嚴範于前服慈訓于後松楸事大既已成先志矣立身行道以顯其親不在此其將焉在予故論次之使表其墓如此好古最少子名立孫往後族祖氏里仁同母弟也三子名昌四子名安皆自變亂中淪跡異教里仁異母弟也柳溪二子曰熇曰同今惟熇之子堅與元亮兄弟同

居云三年二月清明日述

贈奉議大夫奉元路總管府治中李君墓表

泰定二年三原縣龍橋鎮李善繼以奉議大夫知延安路鄜州事當進封其父子懋子懋之言曰子孫生世凡皆先澤所遺今以不肖之身竊榮寵典而吾親弗與其如報德何朝廷許其孝誠乃贈祖定奉議大夫奉元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追封三原縣子祖母左氏三原縣君命下之日老幼感懼隕拜禮告既卒事子懋之兄子

敬相與謀曰先人奪生於死劬勞盡後茲德罔極吾聞先美弗彰是謂不孝禮分或踰是謂不遜茲者蒙被國家不貲之恩寢貴泉壤矣修身齊家所以覆露我後人者不紀之石將何以示來裔乃具行世始末謁辭於予與子敬兄弟游且久雖未嘗瞻望儀範然即其子之樂善不倦而其善所自出益可知已既不得以老誖辭勉為次第之君諱定字叔靜其先隴西成紀人從徙奉元雲陽縣海青村遂為其縣人族聚有家者至四十餘

曾祖諱建祖諱欽考諱吉謹敏好學有文稱金季鄉貢進士妣程氏君生貞祐庚午三月十有三日舉止端重不類常兒七歲遭時板蕩艱難顛沛中已能知避就不貽長者憂逮與衆歸義年甫冠矣隸大帥色卜岱戲下從東征者又數歲關輔初集君亦得還羣從聲況影滅獨兩叔在君於瓦礫榛莽中求得故産經營盡瘁唯力是視既又感奮出門為赬拾仰取之計東涉淮濟西歷絶徼諸城周旋四遠者餘二十年貨儲饒裕舊觀浸還

則喟然嘆曰吾昧先人清白之傳自棄於逐末恐無以濟禍亂使李氏不聞於世耳乃定居三原龍橋鎮謂藥物功在濟人為術亦不苟命諸子以藥為業必擇所出精良者售人鄉黨困疾一不取直烏蘭濟達之嗣先帥也版君管民總把時兵猶未戢生意方漸君撫以恩信賦役之煩輒出私帑為代輸之民于今猶頌德潜心時用應務有餘國言之習騎射之能皆過絶人至陰陽占卜之學亦深造自得嚴毅敦實濟以詳明家事鉅細有

倫有要教育子孫首格驕惰耆舊交際閭里往來過中過厚無一毫校計彼我之私故人皆不疾其有而樂其德我將詩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君其庶幾焉元貞改元八月十一日疾卒正寢享年八十有六配陳氏左氏子男三人子明卒延祐丙辰子敬宣授進義校尉烏蘭濟達達投下管民匠官子懋賜官承事郎兄弟孝友勤恭勇於為義由親及疎昏喪不能以時者身任其成振寡逮鰥已責紓通一遵前軌創三皇廟於鎮之西使人

知所歸仰闢學古書院以教成遠近來學者兩區規模無愧大府蓋糜錢二十萬緡廩食不計也仁者之勇為何如朝廷嘉之表其門曰義士女三人長適龍泉縣尹田茂次適馮天祐次適萊文進孫男八人曰英曰秀宣授烏蘭濟達投下汴梁民匠總管曰善繼即奉議也曰善述曰善淵曰善道曰善可曰善禮孫女十人俱婚良士曾孫男三純承事郎及稊倉使企移住玄孫男二年五月二日葬三原縣清豐原雒村陳左兩夫人祔後

三十有五年乃樹石墓道而表以辭曰嗚呼志力弗強必不能自拔於患難驕吝弗克必不能無毀於滿盈有若治中君奮起於洪流昏墊之日而致謹乎宴安鴆毒之秋豈惟模範於一家固可以師鏡鄉邦矣哉者培之天不可信邪善始善終福總於前令子令孫光照於後存歿無憾者惟君之獨也況善繼恪慎克孝有列膴仕滋至之休可立而待敢敬表其墓而為之兆云至順改元冬十月朔旦述

槃菴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榘菴集卷六

元 同恕 撰

碑銘

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郭公神道碑銘

聖元德教醇深涵濡滋久人才所就楩楠杞梓隨用隨得入可以儀朝著出可以殿藩服才名卓卓以孝作忠者蓋不乏人亞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郭侯鴻漸諱鵬翼天資高朗博學多聞嫻於國言大臣許

其詳辯有助敷奏玉音召對以字不以名持心忠謹事無大小為之必盡其方初命中書直省舍人仁宗登極郊廟大祭首預執事選不數月以副江西行省理問決獄廣東獲俠賊贛州正贓吏掩覆罪風望峻整行省行臺露章交薦延祐四年入為中書兵部員外郎督受海運糧二百四十萬斛防禁周悉不失圭撮賞錦衣一襲實諸監院託以興造橫費縣官錢三萬餘錠貴近為之屏氣六年拜監察御史登美黜惡其言皆大政所關是

年冬慎簡東宮僚屬擢太子家丞七年三月再入中書
兵部為郎中柄臣怒嘗言已必欲以事中傷卒無所得
明年至治改元僉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糾劾吏惰詢
察民勞不旬日決積滯六百餘事河南士民鼓舞記遺
政于石南陽復古陂堰三溉田之利不可畝計民皆即
其地刻石頌德二年加湖廣等處行省郎中其冬復入
為中書工部侍郎董鑄內府金銀以錠計者一萬三千
有奇錙銖中程數詔賜金帛二兩泰定元年遂拜今命

均徭齊賦以裕民嚴程謹法以束吏勸力農桑篤意學
校踰年風化改觀行省移書獎勞最優敭歷迨茲十有
六年八被璽書再受勑書若省若臺爭舉競用類曰是
才行卓偉政事明練者斯可謂能以孝移忠矣侯惟奔
走南北不獲致孝松楸為歲已久乃懇告來歸一日持
其先大夫嘉議公行狀造某所拜請曰鵬翼不肖蒙賴
先訓叨位三品恒念無以報罔極國家鴻恩追榮祖考
既已致論告於墓下矣神道之碑亦法所許願先生銘

之以信來者謹按公諱德字彥修其先太原嵐州人祖諱壽妣魯氏始徙晉寧之絳父諱福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母李氏贈太原郡夫人皆葬絳之橫渠公敦厚謹重在童幼嶷然如成人讀書略通大義尤精六藝之數始為樞密院宣使受知左山商公及左山來相安西王開府以光監支納千斯倉廩庾維溢民不譴多取關中饑委公告糴晉寧不踰月粟輓畢集陞安西鳳翔抽分羊馬官已乃不樂進取買田咸

寧縣鳳棲原北留村治生教子優游自適與人一以誠敬子弟有過未嘗厲聲色温言開諭使其自改憂人之憂不計有無鄉里合辭推為長者享年七十有五以大德四年十二月十有四日卒配李氏贈太原郡夫人勤儉莊整嘉議創業内治居多前公一年卒子男二伯惟欽仲侯也女三長適劉氏次白氏董氏孫男三忱恒忼力學奩世女八趙郁白某盧某李某魯齋書院山長王適趙某趙允其婿也一在室魯孫男六女三葵以其

月廿日地則北留也嗚呼公以仁厚篤實之基培之於
前聰明特達之用開之於後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矣矧
今三被恩典累爵郡侯有子之慶如公方將是敢槩見
侯之用也以為神榮焉銘曰木蟠于根有材蠹雲水畜
于源有流成川繄慶之多來善之遠孰晦於昔而不今
顯猗歟嘉議我車既堅脩途幾時六轡是旋休休其中
翼翼其外乃室乃家春風卒歲是生令子振鷺西雝民
有遺愛國有儁功追爵九原侯封載啟永言孝思令聞

不已北留之阡喬木蒼煙其固其安其千萬年

少中大夫嘉定路總管趙公神道碑銘

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西周盛時良臣顯輔有辭永世如君陳者本其充積之懿則以令德孝恭為稱首孔子亦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信哉若今少中大夫嘉定路總管趙公以得賦之厚著移孝之忠殆所謂本深者歟公諱玉國言別諱穆爾齊其先女真人祖林仕金以金紫光禄大夫守積石州天兵南伐度義來歸

詔為軍民元帥即鎮其州妣夫人李氏尚氏考文顯膽略絶人襲元帥職仍賜金虎符屢以戰功獲袍帶弓矢之賞加昭勇大將軍西寧漢陽等處都達嚕噶齊妣夫人郭氏公昆弟十人於次為二至性孝友讀書善騎射父母鍾愛之早以世胄入給宿衛至元九年安西王分國關中擇良慎者侍王邸教以公為鄂囉齊典府藏也已而從王北征立功絶域十六年奏授朝列大夫慶陽府達嚕噶齊兼管本府諸軍鄂勒勸農事為政本於德

惠利無不興害無不去法行而民信之教立而民安之治聲蔚然二十二年以故官移監徽州漢人居是官故事所不許二十八年復以朝列大夫知慶陽府事公再撫吏民最十八年益嚴自守仁洽義浹民阜而俗厚盜息而刑清隴西諸郡獨是為樂土矣至大元年陞少中大夫嘉定路總管兼本路諸軍鄂勒管內勸農事啟行之日慶陽民無老幼泣送道路遮不得行居治四年寬以綏衆明以察下令不便民事不適義必改而更張之

建御書樓敬教勸學謠頌以興辭疾還慶陽越二年終
命正寢實延祐二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三
夫人石氏田氏路氏子男三延壁前卒次允忠允寧女
二長適中議大夫貴直毛田鷹房打捕總管阿繅納次
許嫁未行始公祖考皆葬積石州來去城至是以公遺
愛在慶陽得卜於合水縣漢城社以某年八月二十六
日合葬公及石夫人焉公器度宏遠寬厚自將長身修
髯音吐洪暢事父母愛敬兩盡與弟武列將軍志忠顯

校尉義葦如塤如篪有恩有文居官以利民為心奉法為職同僚無違言下吏不忍欺嗚呼斯所謂淑人君子者非邪使得究其澤施所及顧不遠且博乎是可惜已公歿之明年其子允忠持寧州學正趙庭瑞墓誌文介商州判官成君玉行臺察院史張才卿求銘表隧之碑辭不得命迺掇取誌述敘而銘之曰英英少中克若帝衷子以吾孝臣以吾恭坦坦休休一其初終不懈于位不汙其窮既踐世美亦奏民庸廿年慶陽杜毋召翁嘉陵

之頌穆如清風漢城南岡享祀惟公

誌銘

段思温先生墓誌銘

段氏世縣晉寧之稷山以儒學為顯姓先生諱思温字叔恭金贈中奉大夫護軍武威郡侯諱矩者五世祖也矩生鏞鏞生汝舟汝舟生恒皆以文行推重當世恒生克已成已修已克已號遯庵與弟成已號菊軒同登金正大七年進士第世謂河東二段初未奏名既謁禮部

趙公某使誦所業賦公嗟愕久之起書雙飛二大字以贈後榜出果皆中高第自是段氏耿光尤著盛遜菴生三子長思永為時耆儒以終次思誠偉譽籍籍河中儒學教授先生其季也母梁繼樊先生及教授兄出自樊孝友慈祥由性而成年十二遜菴君卒哀毀如成人弔者增慟時甫脫兵變先生侍母夫人佐兩兄服勤朝夕萬戶晉寧李侯迎菊軒闢館授徒學者四集先生雖已能讀書通大義恒恐世學不嗣感激或至泣下欲從菊

軒卒業重違温清母夫人察其意勉以好學為段氏福
菊軒亦嘉其志樂以啟告先生遂肆力於學至忘寢食
經史要義必手籍之始猶攻辭藝至是盡棄去求古聖
賢問學之本究闢洛考亭之傳聚精會微以潤厥身菊
軒深器之嘗曰是能世吾家者年二十一受室河中魯
氏因遂居焉聚徒受業懇懇不倦一以成就後學為心
諸生貧而可進者尤勸綏引翼束修之薄不受也以故
士爭趨風成才者衆家素貧先生損衣節食市書至萬

餘卷嘗顧而樂之謂以此遺子孫足矣嗚呼先生識慮之遠視安畎畝者風斯在下矣平居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易春秋郡侯張某素名學易請質所聞先生乃言聖人作易畫以成卦卦以立象所以明天地之理盡事物之情使人趨吉避凶然其道必本之人心盡其心斯知易矣近世惟程子朱子之學為能得之不必他求也張侯拱而嘆曰先生真知易者詩文温厚平正粹然一根於理讀者知為仁義之人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皇子安

西王撫封于秦開府之初慎簡僚佐管記之選為尤重於是遣左常侍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劉公某以記室參軍驛召先生辭疾不赴廉靜寡欲一介不妄取有以麥三十斛佐廩費者卒謝却之四川轉運使王某送二男僕以給薪水先生還其僕為書以謝轉運嘆曰廉士乃如此至元十五年丁亥夫人憂號泣摧慕終喪如初後四年菊軒君卒喪之如遯菴先生於享祀斟酌禮經致誠致慤器用必親拭牲牢必手薦嘗語其子曰

祭祀所以報本也罔極之恩庸可報乎禮廢久矣世俗苟簡士大夫而忽此甚不可也且不知敬其先何名為人聞者心動率觀法焉二十五年春三月某日疾終正寢享年四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塋妻魯氏淑慎之德克配君子子男三人長某行臺監察御史次某河東宣慰司掾次某鳴沙州儒學其一女適河津劉氏子孫男一德雄女五皆幼先生貌恭言從心平氣和道德薰襲遠近傾慕士大夫道河中者賓接無虛日談

經訂史情義傾倒語及時政則謝不敢知外雖恂恂中實有守義所不可奪以狗人毫髮不能也族姻鄉黨吉凶慶弔禮意周洽稱人之善覆護所短故人皆歡喜尊奉語必稱先生不敢字或小犯義必私自愧悔先生得無知乎下至市井傭販亦能目以好人卒之日闔城赴弔市為之罷送葬者執紼近千人為位而哭者相屬於塗嗚呼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今於先生見之矣使其達而行義兼善天下固非難事天不假年識者惜

之而御史以才行致身方興未艾天其或者以是壽先生乎御史辱與予游乃者奉先生善狀請追銘窆石紀德之任大懼弗稱然不敢終辭也謹述所載系之以銘銘曰邈菴之高菊軒之奥言緯行經一世則傚先生嗣興于光有耀翼翼其心卓卓其操渙渙其文循循其教既洽善良亦馴桀驁胡德之忻胡年之悼天于先生將厚其報是生賢子臺閣騰趠以顯以揚以志厥道

鷹房民匠總管毛公墓誌銘

自予有心目之疾凡親舊慶弔往來絕不與者久矣今年夏毛甥時敏經杖纍然踵門拜且泣曰先君葬有期日人子為親深長之慮貢幽堂者銘不可無渭陽雖疾敢以死請予亦攬涕慨念從妹不幸蚤世總管公情好有加既不得撫衾一慟以訣終天於甥之情其忍固辭乃為叙次如左公諱翼字飛卿世為長安人祖文炳妣皇氏父彪以勤力起家教授孟公表其墓妣聧氏癸巳歲三月九日生公河中避金亂也三歲還鄉里及家殷

盛無他昆弟姊妹獨公一人鍾愛無比公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循循子道無一豪富家郎驕寵之習人謂有子如此毛氏安得不昌逮壯室强仕孝謹不少替服喪哀疚三年如一日蓋其至性非勉為也初以貲行選為安西路稅使歲課日增滿考難其代漕檄再任至元十年受安西王命總管安西平陽河南等路行捕鷹房民匠未幾兼安西慶陽拘榷解鹽使時年未五十遂絶意名宦優游家居享有備福餘廿年以大德二年四月十五日

疾終正寢壽六十有六卜以後月庚寅葬公咸寧縣洪固鄉三爻村先塋妻同氏予從叔女也聰明靜順佐公事親得其懽心先二十八年卒殯之日姑娣慟哭過市觀者莫不流涕至是乃合祔生二子時敏力學而賢襲總管職時晦蚤卒一女適同誼於妹為四從姪再娶宋氏一子時可一女許嫁未行孫女四人壻齊哩克琨總管石孟瑛餘幼公身長六尺儀觀脩偉性簡曠質實無毫髮機穽師事退菴張公國寶藏書會友講學冬夜無虛

歲教子弟以禮交友以忠急人之憂樂人之善出於至誠故人以是愛公不以忌公也南士蘇桂高奴鬻於市捐金贖之俾隸儒籍翰林學士柳城姚公誦以詩曰一善長安已戶歌士林華衮定如何當時不裂千金券利與今名問孰多僮僕幾二百口庭無怨言出其嘗事父母有勞者數十輩為平民不一錢取也銘曰洪範九疇福曰嚮用無以篤之其嚮焉動猗與毛公德潤在躬天命不僭保其初終先藏之卜有礱者木永寧一丘子孫

是囑

白君寶墓誌銘

君寶姓白氏諱珪蜀之普州人世為儒家幼罹變故王父而止不譜也父震起有官於宋母文母馮兄景翰嘗第進士君寶馮出也今家京兆長安縣年未冠雅意方藥得事名先輩力學無晝夜出入古法盡得機要遂兼世之疾醫瘍醫而瘍醫尤號善治闔輔生聚殷繁遠近貴賤病瘍者皆欲得注君藥日不暇食餘三十年天資

信厚濟以詳慎疾雖不可為猶必宛轉求治庶幾以生尤切切於貧且賤者以故人益愛敬之醫師屢舉職教事竟辭不就與朋輩遊退然若無能短長不出諸口御家甚嚴諸子皆紹業有聞門內肅如年七十八以大德癸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卒聞者莫不咨惜明年正月癸酉葬長安縣苑西鄉大倉社配李氏卒再娶邢氏子男五人從禮安西路官醫提領李出也思敬乾州醫學正思温思忠從禮思恭皆前死女四人俱適著姓孫男七

女四君自流離頓挫中堅苦就學復侍戎幕顛陷絶域百計脱歸以至于有家傳子若孫嗚呼艱哉思敬請銘某辱禮接不敢終辭乃為銘曰狥歟白君篤實慈祥奮起艱難志專力强不儒之逢乃醫之良斂彼呻吟蹲此壽康人矜而爭我晦而彰有傳于家有愛于鄉八十三年歸安斯藏嗚呼後來視此銘章

興元路行用庫使張君墓誌銘

世或以矯情飾貌取譽於鄉黨宗族鼂可能也今有人

焉慈祥忠信温然懿然無戚疎小大均稱之為善人自始至終無異辭此豈聲音笑貌所能得哉有諸己而信諸人理不誣也其人為誰張君仲濟是已君諱楫仲濟字也先世邠之三水縣第六里人魯祖某祖贇皆不仕父浩仕金為敦武校尉母程生三子君序居二自少任家事孝友恭慎和易寛平蓋自性成敦武嘗病憂勞忘寢食百方求愈至刲股以進母病又如之喪祭哀誠兩盡事兄韓城令翼如事敦武接弟昭恩則兄而文則友

也隣里姻舊吉凶慶弔厚薄中禮而情意周洽居常怡
怡然雖甚忤詞色不少異與人言唯恐傷之樂聞人善
必再三咨美或毀此譏彼則漠若不吾與者家庭肅然
教子學業慈而不敗故皆以卓越蚤致名位禄養雍愉
人以是榮君又以是知善積之果獲報也君會計精審
嘗歷安西路千斯倉副使轉運司豐濟庫副使興元路
行用庫使中歲則優游自適日與耆年宿德相過從如
韓令彦寶年幾八十尤不易與人交得君驩甚朝談暮

語無往不偕其為達尊慕悅如此大德八年六月己丑以疾不起親賓來者皆哭盡哀享年六十有七娶高氏婦順妻柔克配君子生五男長煒登仕佐郎延安路廊州判官次煜承直郎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次炫次炳次焞炫焞皆蚤世炳亦孝謹能家二女長適陝西行省宣使周璟次適成章孫五人四男一女適安西邸承應臺判石仲瑜初敦武徙居長安遂葬咸寧縣龍首鄉春明門東原煒等卜以九月癸酉窆君泣奉

行實之狀謁銘於某某與君里居分南北君每忘年禮接佩義深矣登仕郎仲哀懇復如此顧維淺拙不得辭也乃按其狀參以鄉論叙而銘之銘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如其舉之不曰賢矣維張仲君嗚呼洵美克弟克兄克父克子兢兢其容坦坦其裏六十七年有譽無毀好還者天其聽甚邇有子而才鸞鵠並起親名載榮積慶之始辭以告幽魂兮安只

張節婦墓誌銘

節婦張君故馬天祥吉父之妻諱珍國寶之母也京兆人父立母李氏金興定辛巳三月五日生年十有六歸馬氏時甫脫兵變民生甚艱君晝夜勤劬以婦職自勵上事君子下撫稚弱巢棲未輯而吉父歿矣迺悉力喪祭脂澤事不復意萌嘗自奮曰吾為人婦使馬氏無家何用生為子珍方十餘歲殺損服食資學鄉校賦家人職業勸勤懲惰纖悉有法小大信畏爭以功相多珍亦服君之訓孝而能家遂階完美之亨為鄉里著姓君之

志亦賢矣哉不幸珍不得終養時年已七十人皆以悲傷致疾為馬氏憂君能達理委命教育孤孫如其子昔時綜理繁細精明不衰大德辛丑有司上其節行樹表門閭後四年乙巳詔賜高年帛君復拜榮又明年乃以疾卒實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壽八十有六生子珍也二女長適筰州同知惠承事之子懷濟次許嫁張珪皆蚤世孫男一孝謙孫女二鄭思恭索天祐其壻也鄭氏婦亦卒曾孫男一蔇蔇君性嚴明濟以惠愛壺治可

法孝其母李迎養者十餘年歿為買地合其父葬之歲時祀焉睦隣里善姻族周困窮恤患難鄉黨為內評者許有士行初吉父葬咸寧縣白華村君以其地卑洳改卜同縣龍首鄉廟坡東原至是孫孝謙舉其祖柩合葬君父珍從定用丁未二月庚申從吉日也馬氏與某再世通家居又隣並每升堂拜君撫視如子孝謙來謁銘其何可辭銘曰丈夫立家舉不一二彼婦人兮敢以此議於戲節君金石其志既殖既封既茂既遂子雖不年

孫也能嗣壽祉載膺榮名斯萃合葬於防奚憾奚悔里
人作詩以永厥懿

監納翟君墓誌銘

至大庚戌冬十有一月靖遠王邸管民提領翟從政介
予知舊韓德卿任允中泣拜而請曰從政不天母氏生
七十有三以六月十二日卒從政奉其喪於長安縣崇
化坊親任鄉王化村先塋之昭乃者九月己卯父君又
弃養蓋長毋氏一歲矣將合葬防墓謀諸卜筮得此月

二十有七日庚午吉從政罪深禍酷忍死痛念生既不能為孝歿又無以圖永烏用子為幸哀而賜之銘以貢慰泉下也予拙於為言重以目恙三辭不獲迺即行述叙而銘之君諱玉字潤之世為京兆長安縣人考與妣鄭氏生君丁酉九月七日六歲失所怙時家用寡乏母鄭勤劬紝績以資學業君亦蚤自植立精九章數法服勤家務卒能振大前業見稱鄉邦至元甲午有司以謹敏選監永興庫及行貨燕都泉府院知能信可任授毋

錢俾專貿易始終無毫髮私人由是益知君不苟得也
歲晚優游里社以疾終寢配劉氏端靜淑惠君勤孝起
家中外輯睦相成之力為多生男二長從善得君計學
能自立法為書早卒次即從政孫十人男六某某女四
王好仁房德昌高汝明其婿也次未行君剛毅直實而
識微見敏動合時變故所如獲饒贏雅好翰墨草書為
時所賞資其孫璩讀書蔚有士風婣戚交友咸愛重之
嗚呼斯亦難能者矣銘曰艱難起家志力之雄遠近有

聞信義之充有妻偕老有子慎終焉其崇

毛長官墓誌銘

毛甥彥修諱時敏世家安西魯祖文炳祖彪以勤敏致富考翼常為安西平陽河南等路打捕鷹房民匠長官安西慶陽拘榷解鹽使襟宇夷曠好賢樂善母同氏子再從女兄也今繼母宋氏彥修生而端慧凝重言笑有時祖父母鍾愛七八歲間晨起入鄉校得金釵於路持俟其主以還衆皆驚異奔告其家及鄉先生祖母聾卧

疾不去左右以衣寢者旬餘先父玉山翁謂吾家奇外孫長知嗜學記誦過人作詩句律不凡闢輔佳士如王文振李友仁皆呼彦修為敬友既由公舉勑襲父長官職時已為隣舍延燒驚惶得心疾初猶獲藥喜後遂寢劇不復能如昔者之事事矣乃屏居長坂別業時節尚能集賓友為講會至大四年正月七日風溼暴作一夕而卒年五十有七娶田氏行省公之孫三女長適齊哩克現總管石孟瑛次適田某次適田某卜以其月二十五

日葬咸寧縣洪固鄉三父村先塋嗚呼彦修得賦於天而成之在已者方力使其中不以疾廢必將登名禮法之場筮跡施為之會乃今止此而又無傳是可痛已予既誌其墓則哭之以辭曰謂天薄於子耶胡畀以純明之秀而享以完美之華謂天厚於子邪胡疾廢於方昌而又有不後之嗟祖力之勤父德之嘉其承如是而其終不可必者乃爾之差嗚呼奈何

耿伯祥墓誌銘

君諱復享字伯祥世居京兆考諱舜妣王氏生金正大甲申四月十二日孝慈寬謹由性而成展轉兵間醫傳不墜迨歸鄉里兩親怡愉順適安享色養壽考而終接姻舊以誠教諸子以學年五十九卒於家實至元壬午十一月三日也妻王氏前卒再娶尚氏子四人男三長廷秀武功縣稅使王出也次廷望承事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管勾承發架閣庫次廷輝延安路塞門巡檢女一適趙震孫男三人女二人後三十年當至大辛亥六

月戊辰尚君卒承事兄弟乃卜地咸寧縣龍首鄉孟村之原將以八月乙酉位祖封於中兩毋祔君葬穴之昭時衰服持狀謁銘於某拜而言曰廷望上世皆葬縣之東陵鄉賈村年祀悠邈且兆域密邇不可再祔先祖遺命改卜廷望兄弟不忍違也惟先父之孝之德所以垂裕我後人者罄而不昭將何以報罔極之恩乎幸吾子哀而賜之銘固辭不獲乃按其狀得君之孝尤著者方二親挾君在河南圍城中時纔八歲城陷之日大帥忿

其不即下無老幼悉命誅之次及君父母君故坐其下即躍上指謂使者曰是兒父母也寧獨殺兒無殺兒父母主者驚曰是兒不怖死白刃能祈活父母真孝子也白大帥并釋之嗚呼當横尸無萬之際獨耿氏父母與子不鬼幽而人活者非孝誠格天能有此邪是不可無傳也銘曰惟孝於人百行之始猗嗟耿君篤于磨齒知有吾親寧知有死夫誰使然曰愛之理汪汪其源洋洋其委傳不云乎在其孫子孟村之原龜兮告祉越千萬

年無壞傷只

榘菴集卷六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貢生臣王　穀